

赵宋王朝

李之亮 著

定底戎烽

下

太宗、真宗两朝

赵宋王朝

烽火底定

下





第三十三回

寇枢密屈遭贬谪
王将军突中冷箭

事态的发展超出王小波和牟进最初的想像，听说城关百姓杀了知县齐元振，整个彭山县百姓齐声响应，不等王小波前去劝服，成千上万的青壮年先自拿着铁锹铁铲汇集到县城，四五天时间，竟汇聚了一万多人。王小波见自己的队伍声势甚壮，非常高兴，不时与牟进、李顺等人分析敌情。按王小波的意见，不如趁热打铁，直接往北攻打新津、双流，进逼成都府。牟进劝告他说：

“眼下虽然开了粮仓，可武器还十分不足。单靠铁锹铁铲，是无法和官军对抗的。牟某之见，不如趁官军不备之时，南取青神，回攻眉州，待声威再壮，器甲精强，再攻成都不迟！”

“这叫以退为进！”李顺赞成牟进的意见。

王小波笑呵呵地对几个人说：“那就依牟军师的方略，明天分两路南下，绕过眉州城，到青神县去过他娘的元旦！”

“牟某认为绝无问题！”

齐元振的马如今变成了王小波的坐骑。这几天彭山百姓横扫

豪绅，不但劫夺了许多钱财粮食，还得到几十匹马，李顺、杨广等将军都披挂起来，勒马率军，一副威风凛凛的气势。天刚拂晓，一万多义军便上路了，由于官军毫无防备，次日午间，左、右两军双双抵达青神县城之下。青神县令从来没见过这等阵势，登城一看，两条腿先软成了面条儿。派人到眉州求救？怎奈小小一座县城，被围得铁桶一般，连苍蝇也飞不出去了！

营帐扎好，王小波问牟进道：“军师，下一步咱们如何攻打？”

牟进胸有成竹地说道：“青神县令也是个敲骨吸髓的恶鬼，老百姓恨之入骨。见我大军围城，用不着咱们动手，城中百姓自会开门迎降，大将军姑且耐心等待！”

王小波将信将疑，又看了看李顺。李顺竖起大拇指说道：

“牟军师是当今诸葛亮，当年连剑门关都能攻破，今日何愁一个青神县！我看咱们先围他两天，再不投降，攻城不迟！”

“也好！”王小波点点头，吩咐李顺：“传令各军，炊火做饭，胡吃海喝！”

第二天整整一天，青神县城内毫无动静，城外却像煮沸了的锅。青神县的老百姓听说王小波义军来围城，有的三五一伙，有的成群结队，有的是父子兄弟倾家而来，到傍晚点兵时，起义队伍又扩充了好几千人。李顺将这些丁壮分别编入各军，挑选了几个精壮者命为小校。众人个个摩拳擦掌，单等攻破青神城，将县令千刀万剐，煮熟了喂狗。

果然不出牟进所料，就在这天的深夜，城门突然被打开，从城里涌出不少百姓，大呼小叫招呼义军入城。牟进见状，立即下令大军入城。城中的百姓一多半没睡，见义军冲进城来，不少人举着火把夹道欢呼。李顺挥师冲到县衙时，青神县令已经一条素绢，吊死在府里！晓色已开，这一天恰好是淳化四年的正月初一。王小波命人四处张贴告示，大意是说义军专杀贪官，不扰良民，百姓们可以放心地庆贺佳节。有抢夺市肆者，杀无赦；有愿意跟随义军转攻

眉州者到县衙报到。告示一出，市井依然，偶有几个惯偷之徒被义军擒获，当天便被拉到城外磔死。

为了显示与民同乐，王小波命部从在县衙前摆下宴席，酒库里的酒都被搬了出来。县城里一些大户忙不迭地送来猪羊鸡鸭，这个年节对于王小波、李顺、牟进乃至全体义军士卒来说，都是最丰盛的一个元旦。众人满饮大嚼，衙内衙外闹翻了天。王小波的脸已经通红，身边的杨广晃悠悠地举起杯，问道：

“大将军，你你你说这些龟儿子大户该不该杀？”

没等王小波答话，牟进先劝阻道：“这些人固然可恨，可杨将军不要忘了，咱们现在的主攻目标是官府里的贪官。等咱们拿下成都建了蜀国，让蜀中的百姓个个都变成大户，那才能受拥护！”

“牟军师言之有理！”王小波大声说道。“本将军的意见是让大户每家都出丁参加咱们的队伍，这么一来，他们就和咱义军穿在一条线上了，有粮出粮，有钱出钱，齐心合力对付官军，对付贪官污吏，劲儿不是更大吗？不过有一条：日后敢有私通官府的，不论是 大户还是平民，格杀勿论！”

“大将军，牟进之见，兵贵神速。咱们不能在青神待得太久，得赶快出兵眉州，打他个措手不及！”牟进十分冷静地为王小波献策。

“牟军师想什么时候出发？”

“今天夜里！”牟进口气坚决地说。

王小波寻思了片刻，一拳砸在桌子上，叫道：“就今天夜里！”说罢又吩咐李顺、杨广等人：“喝痛快了没有？喝痛快了就撤席，分头都去整顿队伍！”

当夜子时，大队兵马从青神县城里开了出来，虽然大部分的士卒依旧穿着庄稼汉的旧衣裳，手里拿的还是平常的农具，但两县一下，好几百人成了骑兵，更多的人操起了大刀和长枪。所有军士头上都扎裹一条红布，表示流尽鲜血也要和官府血战到底。眉州离青神不过百里，义军开到眉州城下时，天色刚刚过午。

眉州知州都民原已经得知彭山县出了事，但他不相信几个农夫能闹腾多凶。直到青神被义军围困，他才感到事态严重，找来州铨辖王大明商议军事。眉州虽然不算大州，但州里也驻有一千精兵。王大明听都民原说草寇滋事，一副不屑的口气：

“都大人五品知州，还怕几个田夫野老不成？”

“蜀中人一向刁蛮，真闹出事来，朝廷面前怎么交待？”

王大明呵呵笑了起来，说道：“都大人此言不错，你头上有乌纱帽，我头上有银兜鍪。为保住咱们项上人头，末将和都大人同心协力，如何？都大人说吧，贼寇在哪儿？”

“听说为首的那个贼寇叫王小波，已经把彭山县令杀了。”都民原此时还不知道王小波又攻下了青神县，忧心忡忡地说。“唉，那齐元振做事太过，弄得人人痛恨！”

“都大人和末将可是为官清廉啊！”王大明接口言道。“这也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。俗话说冤有头债有主。王小波憎恨齐元振，总不至于攻掠州县吧？”

都民原摇摇头道：“那可说不好，这群贼寇杀红了眼，还管什么都大人王大人？”

“哈哈！”王大明站起身来。“都大人过虑了，唉，晌午饭还没吃呢！要不，末将请都大人到敝府喝酒去？”

都民原还没答话，衙吏慌慌张张地跑进厅来，拱手禀道：

“二位大人，反贼的人马已经到了州城之下！”

“啊！”都民原惊得差点跳起来。“这么快？”他快步在厅里来回走了两趟，朝王大明摊开双手，问道：“王将军听见了吧？本州现在该怎么办？”

王小波这么快围攻眉州，也大大出乎王大明的意料，但他仍旧没把此事看得有多严重，对都民原说：

“都大人不妨先安抚州民，末将到城上看看去！”

吊桥早已收起，城头响起一阵又一阵报警的号角声，王大明带

着几个小校朝城门走去，只见路上的行人开始四散奔逃。他走上城头朝外一看，好家伙，黑压压成群的人马正在城外忙着扎营！王大明原是宋朝大将李守节的部下，年轻时跟着李守节攻打后蜀打过恶仗。看了一会儿，便察觉出王小波人马虽多，但纪律松散，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，心里有了些底，轻蔑地笑了一声：“找死！”朝小校招了招手：“走，回去集合队伍！”

眉州兵虽然不属于禁军而是厢兵，但大部分是川西山区人，个个都是亡命之徒，再加上王大明平时训练有素，很快集结起来。王大明想在都民原面前干一手漂亮活儿，故而骑着大马直奔州衙正厅。都民原没在，衙吏说他刚回后府去了。后府就是都民原的府第。王大明也不多想，把马往厅旁槐树上一拴，便大步朝后府奔去，刚刚进院，便听见女人啼哭的声音：

“老爷呀，快带我母子们逃出去吧！”

接着是都民原的声音，和他平时说话的声音不一样了，有些发颤：

“贼锋正盛，怕是逃不脱了！”

女人呜呜地哭泣不止。王大明忍不住喊了一声：

“都大人！”

“哎哎！是王钤辖？”都民原连忙从屋里走出来，一只手还在抹眼角儿，看样子他刚才也陪着夫人哭得不善。

“都大人，末将登城看过了。贼众虽多，散乱不堪，没什么可怕。都大人加意安抚州民，击贼的事儿，交给末将就是了！”

“哦，州民？对对，安抚州民！”都民原如同大梦方醒。刚才和王大明分手时，他什么也没顾上，径直跑回家里来了。此时听王大明说他去杀贼，这才定住了神，想起安抚百姓这个茬儿。“好！本州这就交代诸曹参军在城里张贴告示！”

太阳开始偏西，王大明再次登楼瞭望，见城下的义军士卒或在起火饮饭，或在夯扎营帐，乱哄哄的全无章法。他急速下了城，朝

集结在城门内的士卒们说道：

“分成两队，把贼寇冲成三截，让他们首尾难顾。凡能杀的，统统杀死！”

“铃辖大人放心，管叫贼党有来无回！”几个军校齐声答道。

王大明朝军校挥挥手：“出城！”

王小波的队伍把营地扎在北门外，一字排开。正中一顶军帐里，王小波、李顺和牟进正在商议如何攻城。

“去年九月我刚刚来过眉州，西城护城河修得很窄。照我的意思，咱们先攻西城！”杨广率先开口说道。

“眉州可不比青神县，城里有不少军队呢！”李顺持谨慎态度说了一句，又瞅瞅牟进：“军师的意思呢？”

牟进一直在考虑如何攻城，但眼下一无云梯，二无炮车，三无硬弩长弓，攻城的确很不容易。沉思片刻，说道：

“牟某分析，眉州有军队也不会多，见我人多势众，未必敢出城。我意以为不妨采取围困之策，慢慢寻找机会。”

“那不行！”杨广当即反对道。“万一朝廷派官兵来救眉州，我们岂不是腹背受敌？”

“杨将军说得有理！”王小波也觉得长围不是办法，但又想不出更好的主意。一时间众人哑然。正不知何时，一个汉子跑进帐来大叫道：

“不好了，官兵杀出城了！”

几个人争先奔出军帐，见眉州城里果然杀出两队兵马，铠甲刀枪在夕阳下闪着晶光，狂喊着朝义军大营奔杀过来。

“快！快整军迎敌！”王小波大吼一声。李顺、杨广等人纷纷跑开，王小波和牟进迅速骑上马指挥迎敌，无奈这些没经过训练的士兵们听说官军来杀，慌乱起来，尽管李顺等人狂呼乱吼，还是迟迟不能成列。眼看王大明等飞马冲了过来，不少义兵不敢抵抗，丢下锄头镐头纷纷逃窜，李顺勉强整好从彭山带来的子弟兵，列成长队

迎击官军。子弟兵也有些骑马持刀的，但刚刚弃农为军，不习战法，经不得王大明一阵冲杀，顿时人仰马翻，其余一两万人瞬间被切成了好几块。王小波手执一柄长刀，与牟进夹马迎到王大明面前，吼道：

“下马投降，饶你性命！”

王大明大笑道：“无知草寇，也敢出此狂言！”说罢一枪刺来，王小波用刀一挡，回手又是一刀，幸亏王大明躲闪及时，否则凭这一刀的力气，真会把王大明拦腰砍断！王大明勒马退了数步，见后面又拥上一股士卒，于是重整衣甲，冲到王小波马前，与王小波、牟进大战起来。此时官军越战越勇，义军被砍倒挑翻的越积越多。牟进将王大明击退后，冲王小波喊道：

“大将军，不能恋战，快快传令后撤数里！”

王小波见义军已然溃散，大叫一声：“天丧我也！”拨转马头朝后退出。牟进赶过去劝道：“大将军不必气馁，退兵只是避其锋芒而已，不可言败！”说着拍马奋蹄前后高喊：“勇士们，后退十里！”

这场鏖战一直持续到天黑。王大明见义军退去，也不追赶，命军士击鼓收兵，回到城里。义军丢下上百具尸体，退到了眉州以南的石佛镇。一路上有哭的，有骂娘的，也有吓破胆想溜号的。牟进见军心渐散，凑近王小波说道：

“当今之时，气可鼓不可泄，一旦解体，将士们谁也活不成！大将军，停下士伍，劳军鼓气吧！”

“军师所言极是！”李顺从旁插嘴。

王小波勒住马缰，迟疑片刻，吩咐李顺道：

“传大将军令，原地停下！”

士卒们不再成伍，一圈又一圈地把王小波、牟进等人围在中央，几千双眼睛投向他们的大将军。月光很暗，王小波身旁的士兵们燃着几十枝火把，明如白昼。

“我的好弟兄们，我的父老乡亲们！人生天地间，七尺男儿身，

打一个败仗就害怕了？就想散伙了？就想回家搂老婆抱孩子去了？我告诉你们：如今咱们都是反贼，只要一散伙，官府会把我们都杀了，一个也不会剩下！与其那么屈死，何不团结一心和官府斗，斗他个天翻地覆，打出一片新天地来，让咱老婆孩子、老爹老娘都过上好日子，不好吗？”

牟进接着说道：“弟兄们，我牟进是打过仗立过功的人，是彭山县的主簿官，不缺吃不缺喝，如果再巴结巴结官府老爷，兴许也能升个县令。可我为什么扔下老婆孩子跟着王大将军出生入死？我是看着弟兄们一年到头缺衣少食，累死累活，老爹老娘死了，连买棺材的钱都没有，我心里难受啊！我一心想和弟兄们、乡亲们一道，重新打出个大蜀国来，到那个时候，你们都是功臣，都是公卿将相！咱们一定得坚持下去，绝不能灰心丧气。今天吃个败仗没啥，胜败乃兵家常事嘛！我刚才和王大将军商量过了，咱们先回青神去，到熊耳山、北界山扎下根，打造器甲，以利再战！弟兄们，鼓起勇气来！”

牟进出的这个主意，不仅留住了义军士卒，而且为义军的发展壮大、转危为安确立了一条正确之路。义军从石佛镇回到青神后，将一半的军队和粮米转移到县西的熊耳、北界山中，利用那里的竹木资源，打造战车、云梯，制作炮弩和竹箭；另一半军队留在青神县，习练刺杀格斗，天稍暖和时，又派人到西番去置办军马，几个月后，义军数量不减反增，扩大到三四万人。与此同时，眉州知州都民原跑到成都，将王小波等人造反的事报告了成都知府吴元载和转运使樊若水。这吴元载是从秦州调任成都的，他是军人出身，所以在成都这几年里，动不动就抓人杀人，成都人恨他恨得咬牙切齿。按吴元载的意见，发支大军把王小波剿灭算了，可樊若水却认为几个草寇杀人放火，值不得小题大做。况且眉州钤辖王大明已把贼寇赶到山里去了，再派几个人到彭山和青神收拾收拾残局也就罢了，免得闹到朝廷知晓，得不偿失。吴元载摸不清王小波义军

现在还有多大余势，不便张皇，于是顺水推舟，派了两个人分别去任彭山和青神两县的县令。派到彭山的那一个啥事儿也没碰见，青神新县令刚进县城不到一个月，便又被义军神不知鬼不觉地弄死了。

至此为止，王小波等人还没闹出太大的动静，所以成都知府吴元载和转运使樊若水也没有及时把此事上奏朝廷。樊若水一直觉得几个蠢贼不会掀起什么大浪，根本就没把此事放在心上。吴元载却另有所想，尤其是新派去担任青神县令的人又死于非命，越来越感到心神不定，想来想去，三十六计走为上，于是草拟了一分请求致仕的奏本，说自己年老体衰，任期也满了，希望朝廷再派能吏前来继任。为防万一，他在奏本里把王小波连杀三个县令、如今藏匿不出的事轻描淡写地带了几笔。之所以要这样做，是担心万一王小波再折腾起来，自己不至于落个隐瞒不报的罪名。

这封奏本不久便传到了赵光义手里，和此奏一同递上来的，还有宰相李昉和张齐贤联名上奏的待罪表。宋朝有个不成文的规矩，一旦有天灾人祸，便被认为是阴阳失和，而宰相职在燮理阴阳，阴阳失了和，不就是咎在宰相了吗？今年自春至夏，两浙、淮南、京东、河北大面积干旱，西北地区也久旱不雨，所以逃到地斤泽的那个西夏李继迁趁乱纠集亡命，时常侵掠西北村寨，搅得秦州以西人心惶惶，为此，赵光义派了河北名将李继隆前去征剿。

此时新任枢密副使寇准奏事刚完，赵光义把吴元载的辞呈粗略看了两眼，笑道：

“刚才是李昉和张齐贤待罪求退，如今成都知府吴元载也请求退养。唉，朕这些大臣，比太祖朝差多了，一个个光想做太平官儿，一有点儿风吹草动就想缩脖子，难道要让朕躬自亲民不成？”

“川中又有什么风吹草动了？”寇准问道。

“嗨，几个草贼闹事，据吴元载说，还杀了几个县令。朕知道吴

元载能力有限，所以又派樊若水去整饬吏风，看来效果也不大。这个樊若水，怕是要辜负朕对他的信任了！”

寇准听得不对味儿，说道：“陛下，能杀大朝县令的还能算是草贼吗？以臣估计，怕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！”

“朕以为还没有那么严重，不过吴元载是不能再干了。寇爱卿，川蜀易乱之地，你看再派谁去更好呢？”

寇准略略思忖，奏道：“现任封驳司的张咏堪称干吏，且知大体，不务细碎。此人担任湖北转运使的时候，奏罢了归、峡两州的水递旧习，不但为朝廷节省了大量的物资粮米，还免除了两州百姓不该承担的额外劳役，大受百姓拥戴。陛下还记得张永德知并州的事吗？小校犯法，张永德抽了他几鞭子，那小校竟然给朝廷上书，说张永德虐待军士。此奏落在张咏手里，他力保张永德，认为皇上既然把一路军政交给张永德，就该树立维护他的威信，倘若以一小校而治主帅之罪，日后沿袭成习，主帅一个个都没了威严，还怎么带兵打仗？臣以为此人是个能为陛下安定一方的良材！”

“张咏？朕记得此人，是个山东汉子！”赵光义问寇准。“他是哪年的进士？”

“太平兴国五年乙科中第。”

“太平兴国五年。”赵光义掰着手指头算道。“至今也有十四个年头了。”他对张咏未置可否，又问寇准道：“如今开国老臣走得差不多了，寇爱卿以为新进之士当中，还有谁最可委任？”

“陛下容臣直言。”寇准爽然奏道。“臣以为老臣有当用者，也有不当用者；新进之士亦然。譬如李昉和张齐贤，一老臣一后进，都未见其治国之效。还有枢密副使张逊，虽然是陛下当晋王时的旧僚，但此人心胸狭隘，妒贤嫉能。臣以为这种人在朝，甚妨贤人之路。倒是从江南过来的那个张洎，二十年来孜孜王事，无怨无悔，臣以为此人可以大用。”

赵光义对寇准直言不讳的性格十分欣赏。此人奏事从不藏着

掖着，做事也是雷厉风行，从不拖泥带水，只是有时过于固执，甚至固执得有点儿霸道，嗨，人无完人嘛！他说李昉、张齐贤无所作为，甚至骂张逊是小人，都在意料之中。没想到他居然会举荐张洎，真不知道为什么！

其实寇准这么说当然有他的用意：张逊是刚从广南调回京师的，因为此人从开宝末年就跟在赵光义身边，为了酬其劳苦，赵光义把他安在寇准之下当了个枢密副使。不料张逊以老臣自居，又自以为是晋王府旧僚，在寇准面前甚为倨傲。那张洎却恰好相反，年纪比寇准大，又曾担任过南唐宰相，可是每次见了寇准，都是和颜悦色，毕恭毕敬。有时候两人共同议事，张洎从来都是让寇准先说，自己随声附和。寇准年轻气盛，朝官或对他敬而远之，或敢于与他强辩，为此寇准感到很不开心，所以想借重张洎这个老臣增重自己。这一层心思，赵光义怎么能知道？

天色尚早，寇准出了宫门，骑马回家。走到半路，正碰上枢密院几个属吏在街上闲逛，一个是杨琼，就是柴禹锡接替宋偃掌管禁军时带头反对柴禹锡，反倒被柴禹锡加官一等的那个军校。前年柴禹锡从潞州知州调任枢密使时，把他要到枢密院做了个孔目官；另一个是杨崇勋，就是张齐贤与侯莫陈利用较劲儿时到侯莫陈府里侦视，又帮着崔仁冀把侯莫陈利用拿到刑部的那个年轻人；再一个是和杨琼一同被柴禹锡加官的禁军军校王荣，此人曾因与赵廷美谋反案有染被流放海岛，赵普死后，柴禹锡把他召回来，也安排在枢密院。三个人见到寇准，一同围上行礼：

“寇枢密！”

寇准正欲答话，不料从路边蹿出一个衣衫褴褛的叫花子，愣头愣脑地拦在寇准马前，跪倒在地，一边叩头一边大声呼道：

“万岁爷，万岁爷，小人有冤枉啊，万岁爷要给小人做主啊！”

众人再也料想不到一个乞丐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喊出这样的疯话来，一时间都愣住了。寇准下马问道：

“你究竟是何人？”

“小人姓袁，小人的父亲蒙冤而死，万岁爷千万要给小人做主啊！”乞丐磕头如捣蒜，又哭又喊，惹得街上行人都围过来驻足观看。

“大胆狂徒！”寇准大喝一声。“岂敢拦住本使的路胡言乱语！”

杨崇勋狠狠地踢了乞丐一脚，骂道：

“臭疯子，睁开你的狗眼看看，这是枢密寇大人，不是万岁爷！你知罪吗？”

乞丐被踹得满地乱滚，双手捂住肮脏的脸继续哭诉。杨崇勋还要踢他，被杨琼拉住：

“兄弟，别跟疯子一般见识！”

杨崇勋气呼呼地朝乞丐吼道：“还不快滚，小心摘了你的狗头！”

一旁看热闹的人见状纷纷躲闪，有几个好心的把乞丐拽到一边，乱哄哄地把他拖走了。杨崇勋来到寇准面前，问道：“寇大人没受惊吧？”

寇准摇摇头，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本使猜想他大概是户部判官袁廓的儿子，不是疯子。”

“管他袁廓方廓的，都是陈年老账了。我们送寇大人回府吧！”杨崇勋说着，便来扶寇准上马。寇准朝他们几个说道：“你们尽管耍，本使自会回去。”

这本是件很偶然的事，不料两天之后，赵光义宣寇准进殿。寇准匆匆赶到凉阁，只见张逊先已在场，心里老大不快。赵光义手里掂着个奏折，直截了当地问寇准道：

“有人状告你在路上接受万岁之称，可有此事？”

寇准一听，眯起眼睛瞅着张逊，问道：“是你告本使的？”

“正是。寇大人，你知道这是什么罪过吗？”

“什么罪也不是！本使倒要问你张逊一个诬告大臣之罪！”寇

准厉声斥责道。

“寇大人好厉害呀！”张逊冷冷笑着与寇准对视，毫不示弱。“半个汴京城的人都在传扬此事，寇大人不思认罪，倒要问我诬陷之罪，岂不是黑白颠倒吗？寇大人，陛下面前，你敢说你没有受万岁之拜吗？”

张逊是怎么知道的？不用说，一定是杨琼、杨崇勋和王荣三人之中有人把前天乞丐拦马之事告诉了他。究竟会是谁呢？真是画虎画皮难画骨，知人知面不知心哪！这个无耻的小人！嗨，先不用想那些，还是先来对付张逊吧。此人明知是街头乞丐胡乱叫的，却非要强调自己受了万岁之呼，这不分明是在激怒皇上吗？因为皇上的至尊，是绝不能容许任何人有丝毫僭越的，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。他怒视着张逊说道：

“张大人，用这么卑劣的手段倾轧大臣，不觉得荒唐吗？”

“寇卿，朕只问你有没有此事？”

寇准垂头拱手奏道：“禀奏陛下，前日臣在街市上走，正巧碰上枢密院几个僚属，彼此寒暄之时，突然蹿出一个乞丐，自称姓袁，臣猜想十有八九是袁廓之子，贸然喊臣万岁。臣当即斥责于他。后来杨崇勋怒斥将他打走。此事有杨崇勋、王荣和杨琼可证！”

“杨崇勋尚有此勇，寇卿为何泰然受之？”赵光义显然不高兴了。“袁廓之子？哼，他是怪朕错杀了他父亲，故而恨朕，想找个新万岁替他父亲伸冤报仇吧！”

寇准又急又气，急的是皇上怎么像个孩子一样敏感，气的是张逊小题大做，添油加醋，把皇上激怒到这个地步。他指着张逊的鼻子骂道：

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用这么卑鄙的手段！”

张逊不理他，拱手施礼，对赵光义说：“陛下，臣以为寇准死罪！”

“死罪倒够不上……”

“就是死罪！如此犯上还不该是死罪吗？”张逊竟然打断了赵光义的话。这下子赵光义真的恼怒了，霍地站起来，把手里的奏折狠狠往地上一摔，吼道：

“想想你们的身分，再看看你们这副嘴脸，竟敢在朕面前如此放肆！一个开口就骂，一个连朕的话都不让说完！滚，都给朕滚出去！”

两个人谁也没动。赵光义高声大叫：“阎承翰！”

阎承翰匆匆进阁。“陛下！”

“把张洎宣进来，让他立即草拟贬谪诏书！”

“是是！”阎承翰频频点头，见赵光义已是盛怒，赶到寇准和张逊面前低声说道：“还不谢罪！”

两人同时跪地，赵光义猛一摆手：“都滚出去，朕不想再听你们胡言乱语！”

片刻之后，张洎来到凉阁。就在这片刻之间，赵光义的气已经消了一些：一个疯子乱喊万岁，也算不得什么大事，乍听张逊一说，确实有点儿神经过敏了。后来寇准一解释，本来可以烟消云散，怎奈两个人针尖对麦芒，毫不相让，竟在自己面前吵嚷起来。这像什么话？这真比疯子喊寇准万岁爷更让自己难以忍受！唉，近来究竟是怎么了？后宫里哪个女人背着自己说句话，也感到像在指责自己犯过大罪，弄不好夜里又要做噩梦；大臣们有一句提到“太祖皇帝在位时”，也像被蝎子蜇了一样，不由得会闪过赵德昭、赵德芳两张尚显稚嫩的脸对自己怒目而视，甚至身边还会响起皇兄驾崩之前骂自己的那些话！但凡遇到这种时候，他总是努力地克制自己的情绪，一旦平静下来，他就会叮嘱自己：千万不要再杀人了！千万不要轻易贬责谁了！此时此刻也是如此，若按刚才恼怒时的心态，非要把寇、张两个人贬到岭南不罢休，稍一冷静，又觉得天下本无事，自取烦扰罢了。不过既然宣了张洎，就无法改口，只能贬他们了，要不然还叫什么金口玉言？

“陛下。”

“你坐下听朕说。”赵光义指了指张洎身后的凳子。“寇准和张逊在朕面前咆哮起来，这还得了吗？”

“两位枢密副使刚才还在阁外大吵呢！”张洎奏道。“臣以为这也太目无君上了！”

“你都知道了？”

“阎公公对臣说了几句，臣叩请圣命！”

赵光义低下头沉思了片刻，吩咐张洎道：

“酌寇准，贬知青州，张逊贬为右领军卫将军！”

张洎抬眼瞟了赵光义一眼，还没开口，赵光义又道：

“你既然来了，还有两件事一并领旨吧。再写两道诏命，让李昉、张齐贤居家待罪。朕对李昉真是太失望了。两次让他登上首相之位，他却一点作为也没有，如今倒弄得蜀中和西北都不安宁，天下大旱。不知什么时候淮南、京东再闹出点儿事来，还有什么淳化可言？让他二人去位吧！”

张洎听罢，心口突然猛跳起来：两个宰相同时去位，两个枢密副使同时遭贬，这一回总该轮到我了把？想到这里，他忍不住禀道：

“李丞相第一次入相的时候，臣就以为此人非宰辅之才。如今他再度辜负陛下殷殷之望，臣以为应当重责，以警后来在位者！”

“他也没有太多的过错，只是疲软罢了。”

“是是！”张洎连忙改口。为了讨赵光义高兴，他又多了一句嘴：“陛下，臣以为，臣以为寇准犯上，责知青州，太轻了吧？”

“你认为应该怎么处置？”

“臣只是感到此责不足以惩其犯上之罪！”张洎掂量着词句说道。不过这一回他猜错了赵光义的心思。只见赵光义皱起双眉，厉声说道：

“寇准昨天还在朕这里极力举荐你，你倒想把他置于死地，你